

梁启超全集

第四集

论著四

梁启超 著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梁启超全集

第四集

论著四

梁启超 著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
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『梁启超全集』(14ZDB042)成果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启超全集. 第四集, 论著四/梁启超著; 汤志钧, 汤仁泽编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8. 3
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)
ISBN 978-7-300-16843-2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②汤…③汤… III. ①梁启超(1873—1929)-全集 IV. ①B259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1259 号

策划编辑 王琬莹 杨宗元
责任编辑 胡明峰 王琬莹



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梁启超全集 第四集 论著四
梁启超 著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Liang Qichao Quanjì Dì-sì Jì Lùnzhù Sì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 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
经 销	新华书店	
印 刷	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	
规 格	185 mm×260 mm 16 开本	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张	40 插页 3	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 630 000		定 价 8980.00 元 (全二十集)

目 录

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1
西村博士自识录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8
敬告当道者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12
俄皇逊位之风说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21
俄罗斯与高丽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22
呜呼刘坤一！呜呼陶模！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23
奖励欧美游学 [1902 年 10 月 16 日]	25
尺素七千纸 [1902 年 10 月 31 日]	26
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[1902 年 10 月 31 日]	28
雅典小志 [1902 年 10 月 31 日]	33
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 [1902 年 11 月 14 日]	40
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[1902 年 11 月 14 日]	49
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 [1902 年 11 月 14 日、30 日]	53
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63
匈加利国父百年纪念祭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74
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76
海外志士之义举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80
问答·附答不倚庵主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81
问答·附答《顺天时报》记者 [1902 年 11 月 30 日]	82
新民议 [1902 年 11 月 30 日、12 月 30 日]	83
释革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92
咄！袁世凯劾张之洞！！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96
张之洞借款问题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98
咄！张之洞劾梁鼎芬！！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99
陶方帅之死状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0

赌国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1
商务可兴乎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2
真正奴隶学堂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3
委内瑞拉事件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4
问答 [1902 年 12 月 14 日]	105
三十自述 [1902 年 12 月]	107
附：我之为童子时	111
《自由原理》序 [1903 年 2 月 7 日]	113
敬告我国民——癸卯元旦所感 [1903 年 2 月 11 日]	114
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 [1903 年 2 月 11 日]	119
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 [1903 年 2 月 11 日]	121
问答 [1903 年 2 月 11 日]	123
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[1903 年 2 月 11 日—1904 年 2 月 14 日]	126
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[1903 年 2 月 11 日—1904 年 11 月 7 日]	145
读《读通鉴论》 [1903 年 2 月 26 日]	162
答某君问日本禁止教科书事等 [1903 年 2 月 26 日]	167
尚同子《论纪年》书后 [1903 年 2 月 26 日]	170
问答 [1903 年 2 月 26 日]	172
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[1903 年 3 月 12 日]	174
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（一） [1903 年 3 月 27 日]	178
待野蛮人之法 [1903 年 4 月 11 日]	184
呜呼荣禄！ [1903 年 4 月 11 日]	185
论独立 [1903 年 4 月 26 日]	187
说希望 [1903 年 5 月 10 日]	191
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（一） [1903 年 5 月 25 日]	195
服从释义 [1903 年 5 月 25 日、6 月 9 日]	200
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（二） [1903 年 10 月 4 日]	207
答某君问张伯伦帝国政略一节 [1903 年 10 月 4 日]	226
论俄罗斯虚无党 [1903 年 11 月 2 日]	228
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[1903 年 11 月 2 日]	238

附：李牧传·····	243
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 [1903 年 11 月 2 日、12 月 2 日] ·····	245
上海《时报》缘起 [1904 年 1 月 1 日] ·····	266
《时报》发刊例 [1904 年 1 月 1 日] ·····	268
辨妄（一）[1904 年 1 月 1 日] ·····	271
辨妄（二）[1904 年 1 月 1 日] ·····	272
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[1904 年 2 月 14 日] ·····	273
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[1904 年 2 月 14 日] ·····	282
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 [1904 年 2 月 14 日—7 月 13 日] ·····	289
中国货币问题 [1904 年 2 月 14 日—1905 年 11 月 7 日] ·····	309
论胶济铁路与德国权力之关系 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1
俄国芬兰总督之遇害——俄国内治之前途奈何 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3
美国大统领选举臆评 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5
圣路易博览会之各种会议 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6
辨妄（三）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8
《新释名》叙 [1904 年 6 月 28 日] ·····	339
墨子之论理学 [1904 年 6 月 28 日—9 月 24 日] ·····	341
子墨子学说 [1904 年 6 月 28 日—12 月 7 日] ·····	354
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 [1904 年 7 月 13 日] ·····	401
附：威海卫租借期限问题·····	407
粤汉铁路交涉之警闻 [1904 年 8 月 25 日] ·····	409
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 [1904 年 8 月 25 日] ·····	412
《近世中国秘史》序 [1904 年 8 月 26 日] ·····	413
旅顺逃窜俄舰之国际交涉 [1904 年 9 月 10 日] ·····	414
铁路权之转移——俄法之势力遂贯我全国 [1904 年 9 月 10 日] ·····	418
外资输入问题 [1904 年 9 月 10 日—11 月 7 日] ·····	421
忠告香港《中国日报》及其日本访事员 [1904 年 9 月 24 日] ·····	452
澳洲新内阁与二十世纪前途之关系 [1904 年 9 月 24 日] ·····	456
朝鲜亡国史略——外交上之经过 [1904 年 9 月 24 日—10 月 9 日] ·····	458
英国之西藏 [1904 年 10 月 9 日] ·····	472

哀西藏 [1904 年 10 月 23 日]	474
呜呼！四川教育界 [1904 年 10 月 23 日]	489
东三省自治制度之公布 [1904 年 11 月 7 日]	491
比国留学界报告 [1904 年 11 月 7 日]	497
俄国新内务大臣 [1904 年 11 月 7 日]	500
所谓大隈主义 [1904 年 11 月 21 日]	502
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 [1904 年 12 月 7 日]	513
呜呼！俄国之立宪问题 [1904 年 12 月 21 日]	515
杂评二则 [1904 年 12 月 21 日]	519
余之死生观 [1904 年 12 月 21 日、1905 年 1 月 6 日]	523
中国国债史 [1904 年 12 月 22 日]	533
附：埃及国债史	562
中国之武士道 [1904 年 12 月 28 日]	571
附：中国之武士道自识	628

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^{*}

[1902年10月16日]

二十世纪之天地，开其幕者今已一年有奇。此年余之中，名人著述，鸿篇巨制，贡献于学界者，固自不少；而求其独辟蹊径，卓然成一家言，影响于世界人群之全体，为将来放一大光明者，必推英国颌德（Benjaman Kidd^①）先生今年四月出版之《泰西文明原理》一书。

颌德者何人也？进化论之传钵巨子，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。自达尔文《种源论》^②出世以来，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，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，乃至史学、政治学、生计学、人群学、宗教学、伦理道德学，一切无不受其影响。斯宾塞起，更合万有于一炉而冶之，取至殫至赜之现象，用一贯之理，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大学科。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，一进化论之天下也；唯物主义昌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；科学此指狭义之科学，即中国所谓格致。盛，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。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、翻新之者也。

进化论之功在天壤，有识者所同认矣。虽然，以斯宾塞之睿智，创综合哲学，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，以定人类之原理；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，当以何为归宿？竟不能确实指明，而世界第一大问题，竟虚悬而无薄。故麦喀士日耳曼人，社会主义之泰斗也。嘲之曰：“今世学者，以科学破宗教，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。然其变化之律，以人类为极点乎？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？彼等无以应也。”赫胥黎亦曰：“斯宾塞之徒，既倡个人主义，又倡社会主义，即人群主义。然此两者势固不可以并存，甲立则乙破，乙立则甲破，故斯氏持论虽辩，用心虽苦，而其说卒相消而无

^{*} 录自《新民丛报》第十八号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（1902年10月16日）出版，署名“中国之新民”，文末原注“未完”。

^① “Benjaman Kidd”，当为“Benjamin Ridd”之误。

^② “《种源论》”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作“《种源说》”。

所余。”此虽过激之言，亦实切当之论也。虽然，麦喀士、赫胥黎虽能难人，而不能解难于人。于是颌德乃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书，名曰《人群进化论》（*Social Evolution*），以解此问题。

颌德以为人也者，与他种动物同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——或个人与个人竞争，或人种与人种竞争。竞争之结果，劣而败者灭亡，优而适者繁殖，此不易之公例也。而此进化的运动，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，即人群。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。故挟持现在之利己心，而谬托于进化论者，实进化论之罪人也。何以故？现在之利己心，与进化之大法无相关故；非惟不相关，实不相容故。此现在之利己心，名之为“天然性”。颌德以为此天然性者，人性中之最“个人的”、“非社会的”、“非进化的”，其于人类全体之永存之进步，无益而有害者也。

颌德以为人类之进步，必以节性为第一义。节性者何？有宗教以为天然性之制裁是也。苟欲群也，欲进化也，必不可不受此制裁。宗教者，天然性之反对者也，补助者也，常有宗教以与人类天然之恶质相抗，然后能促人群之结合，以使之进步。故宗教家言，未有不牺牲个人现在之利益，以谋社会全体未来之利益者。宗教之可贵，在是而已。

颌德以为论人群之进化，不可不以生物进化之公例为其基础，因首引达尔文之学说以为前提。达氏之学说，其根本思想有二：

第一，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，无论何种生物，苟一任其生殖，而无他力以阻之，则其一雄一雌所产之子孙，必至布满地球。此繁殖力，以几何级数而增进。参观本报第二号第三十一叶^①。

第二，凡一切生物，惟适于境遇者乃能生存，故常顺应于境遇，而递有所变化，其变化之结果，则遗传于其子孙。而此之变化，非独在外形为然耳，即内部之机关亦然，即心理之机能亦然。

因此二者，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。自然淘汰者，谓生物虽恃其繁殖力，可以生存，然以其所产太多之故，不得不竞争；竞争之结果，于是大部

^① 参见本报第二号第三十一叶，《饮冰室合集》删。

分归于灭亡，而生存者不过一小部分。当其竞争之际，各生物皆有自变化之能力，其变化虽小，而一以适于境遇为主。于是优而适者独存，遗其种于后。一切生物，依此公例，经无量世、无量劫以至今日，其间所经过之境遇，至复至杂，故其身体之组织，心智之机能，亦随之以日趋复杂。一言蔽之，则一切生物，皆常受外界之牵动，而屡变其现在之形态而已。

此实达尔文学说之大概，举数千年之旧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，为科学界、哲学界起大革命者也。虽然，达氏之所谓优、所谓适者，不过专指现存^①个人之利益或其种族多数之利益而已。达氏之言曰：“无论何等生物，必当常变其状态，使有益于己，然后可以生存。”颌德氏以为达氏进化论之中心点在此，其所以不完满者亦在此。

颌氏以为：自然淘汰之目的，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数，得最适之生存。而所谓最大多数者，不在现在而在将来，故各分体之利益，及现在全体之利益，皆不可不牺牲之以为将来达此目的之用。于是首明现在必灭之理，与现在灭然后群治进之义。乃进言曰：以寻常人之识见，所最贪者生也寿也，所最恶者死也夭也，然死之与夭，有大关系于进化功用者存。何则？彼高等生物、下等生物之别，非以其住世之久暂为差，而以其传种之长短、布种之广狭为差。按：若以住世之久暂第其高下，则动物之寿视人类为长者多多矣。故高等生物，其寿命不特不加长而已，往往愈进于高等而其寿愈短。种族之所以能发达，有时固赖长寿，有时亦赖短命。使当外界境遇变化甚剧之际，则惟短命者乃可与之顺应。何以故？惟短命则交代之事屡起，于是乎其习惯、其状态、其性质等，变化甚速，得以适于时代而自存。苟不尔者，以长寿而保持旧态，变化甚缓，不能与外界之变迁相追逐，则其竞争必败北，而日归渐灭。夫物之所以有生，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，不过为达彼大目的即未来之全体。之过渡而已；其所以有死，亦即为达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。故死也者，进化之大原也。

颌氏以为：凡物之不进化者则无有死。彼下等简单之生物，以单细胞结集而成者是也，故其一个之生物体，俄然可剖分以为二个焉，更可剖分以为四个焉，分裂又分裂，繁殖以至巨万而终不死。若是者谓之无限之生命。高等进化之生物则不然，其种族皆有平均一定之寿限，及限而不得不死。若是

^① “现存”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作“现在”。

者谓之有限之生命。今使既列于高等生物，与他高等者相竞争，而生命仍复无限，则他族之屡屡交代者，其子孙皆多变化，而有顺应境遇之资格，我乃持旧态以与之竞争，其种族之败亡，可翘足而待也。故死也者，进化之母，而人生之一大事也。人人以死而利种族，现在之种族以死而利未来之种族，死之为用，不亦伟乎！夫既为未来而始有死，则亦为未来而始有生，断断然矣。

案：死之为物，最能困人。《记》曰：“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”人既生而必不能无死，是寻常人所最引为缺憾者也。故古来宗教家、哲学家，莫不汲汲焉研究“死”之一问题，以为立脚点。尝综论之，约有八说：儒家之教，以为死而有不死者存。不死者何？曰名。故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又曰：“死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若何而与日月争光，若何而与草木同腐，此儒家之所最称也。其为教也，激励志气，导人向上，然只能引进中人以上，而不能范围中人以下，盖犹有憾焉。此其一。道家之教，厥有三派：一曰庄、列派。以为生死齐一，无所容心，故曰：“物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”又曰：“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”其为教也，使人心志开拓，然放任太过，委心任运，亦使人彷徨无所归宿。此其二。次为老、杨派。以为死则已矣，毋宁乐生，故曰：“生则尧、舜，死则腐骨；生则桀、纣，死则腐骨。腐骨一耳，孰知其极？”其为教也，使人厌世，使人肆志，伤风败俗，率天下而禽兽，罪莫大焉。此其三。又次为神仙派。以为人固有术可以不死，于是炼养焉，服食焉，其愚不可及矣。此其四。此皆中国之言也。墨氏以为死后更无他事，故所言者惟人世间之事。盖墨教不以死为立脚也，短丧节葬之说，其一端矣。

其在域外，则埃及古教，虽死之后，犹欲保其遗骸，于是有所谓“木乃伊”术者。其思想何在，虽不能确指，要之，出于畏死而欲不死之心而已。此其五。印度婆罗门外道，以生为苦，以死为乐，于是有不食以求死者，有喂蛇、虎以求死者，有卧辙下以求死者，厌世观极盛，而人道或几乎息矣。此其六。景教窃佛说之绪余，冥构天国，趋重灵魂，其法门有可取者，然其言末日审判，死者复生，是犹模棱于灵魂、躯壳之间者也。其解释此问题，盖犹未确未尽。此其七。佛说其至矣，

谓一切众生，本不生不灭，由妄生分别，故有我相。我相若留，则堕生死海；我相若去，则法身常存。死固非可畏，亦非所乐，无所罣碍，无所恐怖，无所贪恋。举一切宗教上最难解之疑问，一喝破之^①，佛说其至矣。虽然，众生根器，既未成熟，能受者盖寡焉。此其八。

八家之宗旨，虽各不同，要之皆离生以言死，非即生以言死也。所论者既死后之事，非未死前之事也；出世间之言，非世间之言也；宗教家言，非科学家言也。其以科学谈死理，圆满透达，颠扑不破者，吾以为必推颌德氏此论。夫死之困人也至矣，虽有英雄豪杰，气概不可一世，一语及此，鲜有不嗒然若丧，幡然改其度者。公德之所以不能尽，群治之所以不能进，皆此之由。

颌氏此论，虽未可为言死之极轨，然使人知有生必有死，实为进化不可缺之一要具，为人人必当尽之一义务。夫其必不能免也既如彼，而其关系重大也又如此，等是死也，等是义务也，其奚择哉，奚怖哉，奚馁哉？以此论与孔、佛、耶诸大宗教说并行，则人庶不为此问题所困，而世运可以日进。颌氏所以能为进化论革命巨子者，在此焉耳。

颌氏又言：凡物之有男性、女性之别也，亦非为现在也，非为生物各个之利益也，凡以为未来计，使适应于时势，而速其变化之率也。有两生物于此，则必各经过其特别之境遇，各自发达，各有其过去所受之特色，因使之结合焉调和焉，俾共传其特色于其子，则比之仅传单一之特色者，其必有所优矣。欲结合两物之特色，不可不结合其含此特色之细胞，此男女之事所以为贵也。凡生物之由生而至死也，其间体内细胞，又屡屡变化。故当其受生也，既受祖宗传来各种复杂之特色；及其成长也，又自有所受外界熏染之特色，复加于旧特色之内，而一并贡献于其子孙，此乃种族之所以日进也。然则人生数十寒暑，所以常转旋其体内细胞而变化之者，凡亦为未来计而已。

自然淘汰既以未来为目的故，生物既全为未来而存立故，故凡为未来而多所贡献者，高等生物也，反是者下等也；代未来而多负责任者，高等生物也，反是者下等也。故勤劳于为未来者，则为优为胜；怠逸于为未来者，则

^① “一喝破之”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作“一一喝破之”。

为劣为败。不见夫动物乎，最下等者，产卵则放任之，不复顾，故其卵及其幼儿之大多数，皆常灭亡。稍进至鸟类，则孵化其卵而复养育之。更进至哺乳动物，则养育其儿之劳愈多，而在生物界愈占高等之位置。物既有之，人亦宜然。

颌德现定此义^①为进化论之标准，因持之以进退当世之学说。其言曰：进化之义，在造出未来，其过去及现在，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。今世政治学家、群学家之所论，虽言人人殊，要之皆重视现在，而于未来少所措意焉。是可为浩叹也。如所谓社会论、国家论、人民论、民权论、政党论、阶级论等，虽其立论之形式不同，结论各异，而其立脚点，常在于是。即如近世平民主义之新思想，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，亦不过以现在人类之大多数为标准而已。其未来之大利益，若与现在之多数利益不能相容，则弃彼取此，非所顾也。试条论之。

自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，以迄近世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称述之学说，其最精要之论，不过以国家为谋公众利益之一机关而已。胎孕法国革命者，若康辄，若希比沙士，若志的罗，若达廉比尔诸家，皆以社会为个人之集合体，故不可不以个人之利益为目的。社会之义务，即为现时组织社会之人汲汲尽瘁是也，其意义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。卢梭祖述此说而益倡之，混国家与社会为一，其所重者亦在国家多数人民之利益，亦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。

英国平民主义，首倡之者为斯密·亚丹，其所著《原富》，发挥民业之精神，建设恒产之制度，破坏过去之习惯，以谋现在之利益，而于未来一问题，盖阙如也。斯密所发起之新思想，经边沁、阿士丁、按：日人常译为奥斯顿，法理学大家也。占士·约勒、按：约翰·弥勒之父也，世人称为大弥勒。玛儿梭士、理嘉图、按：二人皆生计学家，斯密派之巨子也。约翰·弥勒诸贤之讲求，益臻完备，皆以现在幸福为本位，以鼓吹平民主义者也。边沁以为群学之理想，在于增进一群之利益，而一群之利益，即合其群内各人之利益而总计之者也。一切道德，皆以此为根原。能自进己之利益者，谓之善行；反是，谓之恶行。为利益而牺牲义务可也，为义务而牺牲利益不可也。若此者，世称之为

^① “现定此义”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作“既定此义”，较妥。

“乐利说”，实现在主义之极端也。按：颌氏所论边氏，不无太过，观前号《边氏学说》自明^①。此等思想，自经约翰·弥勒引申发明之后，以未曾有之势力，深入于英国人之脑中。斯实可谓近世自由主义之导师也。然其流弊所存，固有不能为讳者。约翰·弥勒学贯百家，识绝千古，其高深博大之理想，固吾所大敬服。虽然，其所论亦以现在之利益为基础，仅能言国家之所以成立，而于人群之进化仍无关也。夫国家非人群之一机关乎？以弥勒之达识，生当进化公例大明之日，而于“现在者非为现在而存，实为未来而存”之理，竟不克见及，不可谓非贤者千虑之一失也。斯宾塞以进化哲学，倡导学界，其大功固不可及，至其群学之思想，亦不免与弥勒同病。斯宾塞屡言“牺牲过去以造现在”，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，无他，重视现在太过，见有所蔽，而于现在必灭之理，未尝厝意也。虽然，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。彼尝言曰：“人群之进化，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，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。”又曰：“国界必当尽破，世界必为大同。”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。虽然，彼其所根据者，仍在现在。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，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。

其在德国，有所谓唯物论者，有所谓国家主义者，有所谓保守党者，有所谓社会党者，要之，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。今之德国，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：一曰麦喀士（Marx）之社会主义，二曰尼志埃（Nietzsche）之个人主义。尼志埃为极端之强权论者，前年以狂疾死。其势力披靡全欧，世称为十九世纪末之新宗教。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，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；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，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。二者虽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，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。

颌德氏既胪列诸家之说，一一驳难之，因断言曰：“十九世纪者，平民主义之时代也，现在主义之时代也。虽然，生物进化论既日发达，则思想界不得不一变，此等幼稚之理想，其谬误固已不可掩。质而论之，则现在者，实未来之牺牲也。若仅曰现在而已，则无有一毫之意味，无有一毫之价值。惟以之供未来之用，然后现在始有意味，有价值。凡一切社会思想、国家思想、道德思想，皆不可不归结于是。”此实颌德著书之微意也。

^① “观前号《边氏学说》自明”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作“观‘边氏学说’一篇自明”。

西村博士自识录^{*}

[1902年10月16日]

日本文学博士西村茂树，以前月卒。博士深通汉学，又深通西学，盖东国之粹然醇儒也。其著译书凡数十种，于德育、智育，皆最有功焉。偶检此编，觉其言论多有适于吾国之用者，因随译一二，介绍诸我学界。 饮冰识

道德之学，不出知行两端。儒教言知行两全，哲学言知行合一，其意皆同。王阳明更进一步，言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余谓人之于道，知之者甚多，而行之者甚少，是知未能直接以生出行也。盖知与行之间，更要一物焉，信是也。知道而不信道，终不能行。信也者，知与行之间之枢纽也，孔子所谓笃信好学是也。若仅说知与行，则二者连络之力尚弱。故宋儒揭出“真知”二字以补之。然言真知不如言笃信也。

太宰春台译者按：春台名纯，日本百年前之大儒也。曰：“佛氏开口言信。信自愚出，愚者信之本也。”可谓特识之言。虽然，有所未尽也。信有二：有正信，有迷信。通天地之理而后信者，正信也；为祸福所惑而信者，迷信也。开口言信，不独佛氏，凡宗教家皆然。今日信教之徒，皆迷信而已。

泰东之学说，无特标一主义者，故其说多散漫无统纪。泰西之学说，皆有一定之主义，故其说有所归着，无散漫之患。虽然，拘泥主义之失，亦往往不免。如持进化论者，欲据进化之理以尽世界万事万物；持唯物论者，欲据唯物之理以尽世界万事万物；持唯心论者，欲据唯心之理以尽世界万事万物。夫宇宙之事物，虽因一元气之运动，然非必囿于一规则之中者也。进化者固多，而退缩者亦未尝无。凡物有以质为根者，亦有以灵为根者。学者苟先画一定义于己之胸中，而欲强世界之大现象大变化以悉从我，是大不

^{*} 录自《新民丛报》第十八号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（1902年10月16日）出版。

可也。

西学家见风俗品行之粗野者，动詈之为野蛮。虽然，野蛮者，文明之素地也。今世号称文明国者，何一不经野蛮时代而来。故野蛮之风，非深足恶。风俗品行之最恶劣者，腐败也，邪曲也。国民而陷于腐败邪曲者，其脱之也极难。国之灭亡，皆基于是。

古人云：议论多而成功少。盖议论过于精密，时或为议论所妨而不能奏功。功业之成，常在议论之外也。近年学问日开，故官吏、政论家、经济学家，往往皆能议论。一事之来，则群议蜂起，一是一非，使人迷所适从。“晋朱伺为江夏骑曹督。时西阳夷贼抄掠，太守杨珉，每请督将议距贼计，伺独不言。珉曰：朱将军何以不言？伺曰：诸人以舌击贼，伺惟以力耳。”今日言政事、言理财、言教育、言实业之人，皆以舌为之者多，而以力为之者，寥寥如晨星焉，可慨。

边沁曰：政府者有害之物也，然所以设之者，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。其言虽有弊，然不可谓全无理也。故政府害民之事少，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，良政府也，其民必享幸福；政府害民之事多，而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，恶政府也，其民之受祸将不可测。

除弊宜以渐，若急除之，则溃裂四出，遂不可拯。此经世家之常言也，其言固非无理。虽然，若一概主渐而斥急，天下将皆自安于弊中而不觉悟，于是其弊益深厚，有不至国亡不止者。譬如病毒在身，以缓和之药治之，其病毒益侵蚀，身遂陨焉。若于彼时以快刀截断病源，虽复一时苦痛，遂可望全愈。今日亦有许多之事，宜用霹雳手段，不宜用缓慢手段者。余日望良政治家之快刀久矣。

以疑心听人言，为政者之大戒也。疑心一存，则忠言如伪，正言如邪，智言如愚，要言如散，甚者并疑其进言之人物，而误其忠奸。虽然，使听言者生此疑心之由，推其本初，则言者亦与有罪也。世人之无诚心，未有若今日之甚者。其外面言公利，其内心全在私利。言为国家，而实为己，言助人而实欲陷人，若此者比比皆然。听者初信之，后知为其所卖，再不堕其计，因此机心日积日深，终至于尽人互相疑而后已。是言者之伪言为原因，而听者之疑心为结果也。坐是之故，社会之信义，扫地以尽。国家之忧，莫大于此。

“凡欲为一事业者，无论为政治，为教育，皆不可不兼理与情两者而用之。若论事物之理，则不可不弃情而专据理。”此英儒斯宾塞之言也。今世人论理多失其正鹄者，皆由其论据杂以情也，故是非邪正混淆，而无所把握。论事者尤当于此二者之差别深政意焉。

国之进步，若栽花果，欲得良花美果者，不可不粪其土地，培其根干，则良花美果自然生焉；或择他之良种而移植焉，则亦能繁茂矣。不然者，于土地根干，曾不措意，见他木所开之美花，他树所结之良果，摘取之缘附于己之树木，以为美观，谁不笑其大愚。乃世之以识者自命者，亦往往学此伎俩焉，可为浩叹。

国民之风气，宜刚强不宜柔弱。刚强虽进于粗暴，然教育之则能兴其国焉。柔弱者，一转而为卑屈，再转而为腐败，永不能复生刚健之民，而国遂不可救。

凡社会以平和为最可贵。虽然，俗人好平和过度，遇有争曲直者，傍人专谋事之稳便，使直者之说不得伸，而模糊以了事。坐是之故，下情被抑于中途，而不能上伸，直者屈，曲者恣，而社会之道义坠地焉，不可不戒也。

凡宗教皆有戒，佛家之五戒十戒，耶教之天主十戒，回教之五戒，皆是也。此宗教之佳处也。戒者也，儒教所谓克己是也。无克己之学者，必不能善其身。今之言学问者，皆不下克己工夫；不惟不下工夫而已，反嗤笑克己慎独种种切实之学问，谓为迂谈，纵逸身心，惟以学功利之术为自得。乃如之人，使其得志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矣。有教育之任者，不可不深长思也。

世人动言教育儿童者，规则不可过严，恐失其伸张之气，或流于怯懦，或陷于卑屈；不如听其稍任性，则自由之气，可使发达。此似是而非之言也。凡儿童之骄傲任性者，以富豪之家父母溺爱者为最甚。此等子弟，大率懦弱而不勉学业，傲狠而不用师长之言。及年稍长，则惑溺酒色，一无成就。反是而家风严肃者，其儿童能守规则，成就学业者多。教育者能体此意，则稍过于严厉，不使陷于纵恣，为最要矣。古之养兵者，纪律之兵常强，放慢之兵常弱，亦同此理而已。

自古英雄豪杰，不能检束其身而自放纵者，往往有焉，是豪杰之短处也。虽然，彼豪杰以有他种大功业，故其小节，世人或不之问焉。今世之自命豪杰者，动则放纵无度，而犹以不拘小节自许。问其事业如何，则惟大言